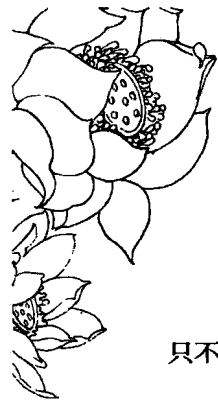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少年空白头。
昔狂剑弹歌，长啸穿云，如今已休。
酒泼笺红剑断，独自上高楼。
把盏凄然望，何处是归舟。



只有风声，只有人影闪动。

尘埃落定之后，两人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就像从来都没有动过一样。只不过白衣人手中拿的是修卢剑，而玉如意则到了黑衣人手中。

黑衣人面如死灰，白衣人依然一脸戏谑的笑。

“我赢了。”

“是。你赢了。这批红货归你了。”

“红货？”白衣人眨眨眼，“谁说我要打劫的是这批红货？”

黑衣人看向他，这个人的笑容太可恶，可恶到让人恨不得将这个笑容一掌击个粉碎，可是他的剑太快，快得可怕。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严无谨啊！”白衣人又眨眨眼，笑得一脸狡黠。

“你来打劫？”

“是。”

“打劫什么？”

白衣人轻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就像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晃了晃手中的修卢，慢慢道：“我要打劫的当然是这修卢剑。车上的那些宝贝加在一起也不及这把剑值钱，我还要那些东西做什么？”

黑衣人走了。

栈道上只剩下了白衣人和那些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的镖师和趟子手们。打劫的人最后反而被人打劫，这世上的事还真是难料！

修卢已经握在手中，这剑柄之上还残留着刚刚那个黑衣人的温度，以及，一种极淡极淡的味道。

白衣人低头轻笑，如果他的鼻子没骗他，这应该是女人的味道。

“多谢侠士出手相助！”张林走上前，双手抱拳深深一拜，眼中充满敬畏。行走江湖近三十年，他还没见过这么快的剑。

“不敢当。”白衣人还礼，把刚才黑衣人留下的玉如意双手奉还，“我只是





剑，所以自然而然就“凑巧”“不小心”帮了那个张老头的忙，没想到那个总镖头出身的张老头竟是个说话喜欢吊书袋的主儿，什么“结草衔环”都用上了，严无谨要是再不跑路，估计这会儿他的舌头已经打了十八个结了。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到处花香鸟语，美不胜收。栈道两旁大树上的那些叶子都已经伸展开来，枝叶茂密得看起来像是挂满了一树的翡翠，让人舍不得移开双眼。

栈道上人烟稀少，严无谨就沿着栈道一棵树一棵树地看过去，只想找一棵枝叶最茂盛，枝丫的角度又刚刚好的大树，好再在上面美美地睡上一觉。

吕大公子时不时会弄出一些人来追杀他，蛊毒娘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他的食物里加些“佐料”、最近这些日子还真叫他过得苦不堪言，连躲在树上睡觉也会被人撞下来。

突然，一颗石子夹着劲风向他后脑袭来，严无谨头向右一偏，石子“噗”的一声，钉在了他面前的大树上。

严无谨回头，就看到他的身后，正站着一个小生生的小姑娘。

小姑娘其实已经不小了。她身材修长，个子高挑，穿着一身半旧的粗布衣裙，两根又长又粗的麻花辫从脑后一直垂到胸前，瓜子脸上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此刻笑成了一双弯月。

她背着双手站在严无谨面前，娇娇俏俏，但却毫不扭捏。

小姑娘开口说话，连声音也是脆生生的：“严无谨，你猜我是谁？”

“我应该认识你么？”严无谨笑开了，居然有小姑娘主动找他搭讪呢。

“你说呢？”

小姑娘也笑开了，她的笑容不冷也不热，不甜也不腻，而是带着扑面而来的爽朗直率，就像春风一样，仿佛只要她一笑，花儿便开了。





萧屏儿接过那只毛茸茸的草兔子，看着严无谨嘴角那平静温柔得像冬阳一样的微笑，心里突然感到暖暖的、软软的。

不该这样的呵！

他只是用路边的几根草编了一只草兔子而已，你又何必……

萧屏儿看向严无谨的手。

他的手骨节分明，修长而干燥，指甲修理得很整齐，那是一双握剑的手，也许还算得上天下用剑用得最好的几双手之一，就在刚刚，这双手用心编了只兔子送给她……

如果是这样说来，那么她因此而感动得眼睛湿润，应该不算丢脸吧？

“咕咕……咕……”

一阵奇怪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

萧屏儿皱了皱眉：“奇怪，哪里来的声音？”

回头一看严无谨，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表情也变得奇奇怪怪的。

萧屏儿歪着头看他：“怎么这副德行？你是不是中毒了？”

严无谨嘿嘿地笑，指了指自己的肚皮：“这个地方告诉我说，五脏庙该祭一祭了。”

“你不是刚刚吃过了么？”

严无谨撇了撇嘴，脸上带着孩子气的委屈。

“这一天打了好几回的架，刚才在酒楼里的菜还没有动筷子呢，就被你还有那些杀手给搅和了……”

萧屏儿翻了个白眼：“反正你有的是钱，再去吃一顿不就好了？”

严无谨的眉毛拧了起来，看起来有些尴尬：“我的钱……刚刚全都给了那些杀手了……”

“刚才让我请你吃饭，你也是说你没钱。”

“现在是真的没钱了，而且……”严无谨苦笑，“我总不能拿着十万两的银



“嘶——”

那声音不大，可是原本吵闹的酒楼竟然在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屏息凝神。严无谨低头，看向刚刚用过的酒杯。

杯子里的黄酒凭空就变成了血一样的殷红，水纹微动，闪着妖冶的光芒。

一条红色影子突然就从酒杯中蹿了出来，直直向着萧屏儿的面门扑去。

没等她惊叫出声，严无谨的身体飞快地弹起，萧屏儿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那红色影子就已经被严无谨收进手中，再一震袖，便被甩落地下。

萧屏儿这才看清，刚刚那东西竟是条不过三寸长的小蛇。这小蛇全身血红，看起来比蚯蚓大不了多少，生命力却极强，已经被筷子贯穿了身体，却兀自不停扭动，似乎随时都会再弹起来择人而噬。

萧屏儿吓得一动不动，严无谨却面色严峻，端起那杯闪动着妖冶红光的酒，对着小蛇浇了上去。

那小蛇一碰到酒水，便立即响起滋滋的响声，转眼工夫，就化作了一摊血水。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好看的小玩意，当然是蛊毒娘子养来解闷的。”严无谨揉着手腕，一脸苦笑。

“你受伤了？”萧屏儿满脸紧张地看着严无谨的手腕，两个针眼大小的红点正慢慢渗出血珠来，“这东西一定有毒，怎么办？”

“不痛不痒的，应该没事。”严无谨仍旧不甚在意，顺手拭去了腕上的两点血珠。没想到血珠抹净之后，那两个细小的伤口竟也随之消失不见。

“你真的没事？”

萧屏儿不放心，小心看着他的面色是否有异。

“他当然没事，”一个女声插了进来，带着奇怪的口音，“因为那不是毒药，而是解药。”



渗入全身，现在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片死白，左边的肩井穴已被龙飞子的东洋长刀刺穿，整个人被钉在了树上无法动弹，使剑的左手根本抬不起来，这样的严无谨连小孩子都可以将他轻易杀死，他现在还能杀得了别人吗？

严无谨的嘴角渐渐向上弯成一个诡异的弧度。

他像是在笑，可是低垂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笑意；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就像情人间的低语。

“龙飞子，这把长刀是你借我的，我就最后一个杀你，好让你看看，我到底还能不能杀人。”

说罢，严无谨慢慢地抬起右手，慢慢地握住刀柄，慢慢地拔出钉在身上的长刀。

冰冷的刀锋一寸一寸地离开他的身体，本已如注的鲜血大量涌出，潮湿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腻人的血腥气息，而严无谨的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就好像那个流血的人不是他。

海南九子的脸色变了。他们突然发现眼前的严无谨已和方才被钉在树上动弹不得又眼瞎伤重的严无谨不同了：眼前的这个人一举一动虽然很慢，可是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杀气——迫人的，让人窒息的浓重杀气！

海南九子突然感觉很冷。

大雨打在身上就像是一根根冰柱在刺他们的皮肤，他们想退，可那迫人的杀气却叫他们退不得。

华云道人咬牙道：“那些东西既然不让我们得到，别人也休想得到。杀！”
杀！

闪电。

刀比闪电更快！

雨水已在林间汇成小小溪流——红色的溪流。

龙飞子站在一棵树下，他的脸已因恐惧而扭曲变形，狰狞诡异，喉咙里不断发出“格格”的怪笑声，他的手里正抱着一条腿——他师兄华云道人的腿！



要知道万剑山庄在江湖上的地位如泰山北斗，庄主尧长弓更可算是擎天一柱，多少人费尽心思逢迎巴结，想借他的名头得到些许好处，可偏偏尧庄主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凡事以理为先决不偏帮。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万剑山庄庄主在江湖上才更加让人尊敬。

可是这一回，尧庄主竟然主动在江湖上广发名帖，邀请各派代表来为他和那个严姓男子的结拜作见证，江湖上所有人无不好奇这个姓严的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可以让万剑山庄庄主为他开此先例。

所以结拜当日，百野镇万剑山庄宾客云集，就连许多没有接到名帖的人也趁热闹混了进来，为的只是想好好看看，这个尧庄主的“义弟”到底是何许人物！

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个尧庄主的未来“义弟”并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而是个看起来只有十多岁的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这小子身材高瘦，身形单薄，一脸青涩，和普通的少年人没什么两样，见到人也不太说话，只是淡淡地笑，可是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如刀子般锋利而直接，让人浑身都不舒服。

尧庄主对这个结拜的义弟很是爱护，以至于很多人都在猜测二人结拜的原因。

有人说这个姓严的小子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尧庄主为了将他拉拢住，给他面子，所以才有结拜一说；还有人说尧庄主自夫人死后一直未续弦，并不是他对夫人情深意重，而是因为他喜好男色，这个严无谨就是他收服的一个小白脸；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严无谨实际上是尧庄主失散多年的亲兄弟，证据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左手心里都有一颗同样的朱砂痣——尽管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注意过尧庄主的手里是不是真有颗痣。

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尧庄主的这个小兄弟，除了嫉妒他的好运气之外，还有一点让人无法忍受：尧庄主虽是中年，但受人尊敬又武功卓绝，许多江湖前辈武林泰斗都喜欢和他称兄道弟，而这个严无谨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当尧庄



之外再无人牵挂，这个傻丫头，是在关心他吧？

这么倔强单纯又好斗的丫头，看起来好似心无城府，却可以将许多事看得通透。她有着多么坚定单纯的信念呵。

还有昨天那个倔强的少年……

他笑了起来，嘴角的笑纹浅浅淡淡。他们都很想成名，可是那个少年却偏偏急功近利了些。若说他们之中有个人是吕大公子派来杀他的，那么那个人一定不是这个傻丫头。

不知过了多久，花园里的人开始向前面的大厅聚集，萧屏儿站了起来道：“呀，寿宴似乎要开始了，我们快过去吧！”说着，便往前跑去。

“萧丫头。”严无谨突然叫住了她。

“干吗？”萧屏儿回头。

严无谨坐在那里，缓缓地向她伸出了一只手，好看的唇角有着温柔的微笑：“我没有力气，你能帮帮我么？”

凉亭边上的人工湖里，一条小鱼儿跃出水面，激起了道道涟漪。



干将厅。万剑山庄专门议事宴客的大厅。

干将厅占地很大，所有的桌椅家具，均是由百年的铁梨木制成，沉实而厚重。四周的墙壁上没有平常人家里用来装饰及彰显身份的古玩字画，而是一把把仿制的名剑与一张张巨大的剑谱。

干将、莫邪、鱼肠、巨阙、吴钩、龙渊、含光、承影、宵练、火精、破山……这一把把仿制的神兵利器均是出自尧庄主之手，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剑谱上的字也都是出自尧庄主的手笔，就连以学识著称于江湖的崇柳先生，也不得不夸赞其字“沉稳霸气，剑意飞扬”。

此刻，干将厅里已经有大半的人落座，这些人按照辈分、门派以及各派



的道……”

“嘘……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

众人议论纷纷，神色不一。

“敢问赵总管，最后一次见到尧庄主是在什么时候？”明鉴开口问道，声音不高，却响彻干将厅里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屏着呼吸等赵继开口。

“昨日未时，在下曾去向庄主报告寿宴的安排情况。”

“昨日赵总管见庄主时，有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近日是否有人曾拜访尧庄主呢？”

“这三个多月庄主一直在闭关，从未会客。昨日在下也没有发现什么奇怪之处。”

赵继的声音不高也不低，态度不卑也不亢。

在万剑山庄这么多年，倔强的性子还是没变，除了庄主尧长弓，他似乎从未服过任何人。

“除了你，万剑山庄内还有别的人见过尧庄主么？”

“有，侍候庄主起居的小童。”

“可否招来一问？”

“好。”

不一会儿，一位十三四岁的伶俐小童走了进来，虽然有些紧张，但说话还算清楚。

“小的名叫张柳儿，已经伺候庄主快两年了。昨日申时，小的为庄主送晚膳时还曾见过庄主他老人家，庄主的胃口很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到了戌时，小的为庄主送茶过去，见内室没有掌灯，小的以为明日寿宴庄主需要养好精神，休息得早些，便没有进去打扰他老人家。今日大早小的见卧房内没有动静，以为庄主还没有起身，便将洗脸水和衣物准备好，接着就被厨房的张伯和李婶叫去帮忙一直到现在。庄主不喜欢下人贴身常侍，所以小的……小的



一片静默。

丐帮的帮主瘸病鬼张愁突然在这个时候咳了两声，恰好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他也不急着说话，清了清嗓子，将一口浓痰“啾”地吐在了地上，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

天下只要有乞丐的地方，就有丐帮的子弟。丐帮的功夫虽不算一流，但收集消息的本事却是天下第一的。所以，当张愁这么有底气地咳嗽的时候，通常就是他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可以卖弄了。

“爷们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血刀令主手下的一个什么侍令主突然浮出江湖，其杀人手法与血刀如出一辙，还替那个血刀办了不少事情。爷们的一个小孙子说，那个侍令主是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上一次出现，是和严无谨严兄弟在一起的。”

张愁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浑浊的老眼向萧屏儿的方向瞟了一瞟，露出了他黑黄色的牙齿：“如果爷们没猜错的话，那个和严兄弟一起的姑娘，就是那个侍令主吧！”

所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一时间，上百双眼睛齐齐盯向萧屏儿，有些年轻子弟的手，已经暗暗握住了剑柄。

可是没有人动。

因为血刀。

没有人知道血刀是谁，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血刀这个名字。

他消灭了许多黑暗，挫败了很多阴谋，铲除了许多罪恶，找出许多真相。





张愁摸向了腰间的短刀……

至少有一半的人亮出了他们的兵器。

在萧屏儿冲出去前一刻，一个人拉住了她的手腕。

那只手苍白冰冷，正微微地颤抖，可却握得那么坚定、那么用力。

萧屏儿回头：“严无谨，你……”

严无谨注视着她，他的脸色苍白如纸，灰蓝色的眼睛如暗夜里深邃的天空，有不容反驳的坚定光芒，失血的双唇抿成了一条线。

他轻轻地，向她摇了摇头。

“可是……”

萧屏儿还想说什么，却被严无谨打断：“这里……是万剑山庄。”

“哼哼！”少年粗嘎的声音突然响起，“怎么，你刚才是想杀人灭口么？”

“你！”

萧屏儿刚转过头，突觉后脑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

云从龙收手，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丫头莽撞冲动，偏偏又是血刀的人，伤不得又放不得，只好先将她打昏，再做处置。抬眼看向严无谨，却发现他也是一脸放心的神情，又无力地伏到桌子上咳嗽。

“明鉴、明空二位大师，您们看如何处置他们比较妥当呢？”

“阿弥陀佛，云施主以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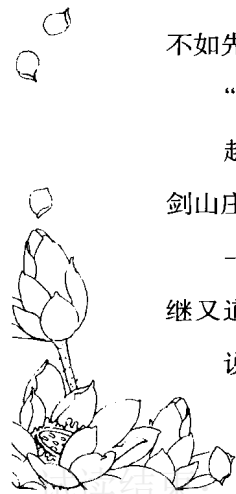
“依在下看，尧庄主现在生死不明，姓严的这厮似乎又是个棘手的货色，不如先把他们关起来从长计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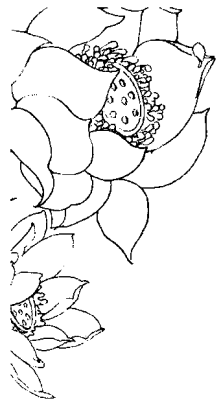
“也好，请问赵总管，庄里可有地牢？”

赵继一直站在旁边，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冰冷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万剑山庄交四海朋友，从来光明磊落，怎么可能私设牢狱？”

一句话，让年逾古稀的明鉴长老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没等他们反应，赵继又道：“地牢没有，不过在下知道一个地方，保证他们插翅难飞。”

说着，赵继向来死板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轻蔑。





萧屏儿的背很温暖。

她有点瘦，背上的蝴蝶骨顶着他的胸口，有点难受。

他在她背上轻轻地咳，她似乎感觉到了，于是脚步慢了一些。

于是他微笑。原来自己，果然是不够真诚的人呢。

“萧丫头。”

才恢复了一点点体力，严无谨突然很想聊天。

“嗯？”

“你的剑是和谁学的？令尊么？”

“哈，才不是，我爹的那点拳脚功夫在他的武馆教教镇上的孩子们强身健体还差不多。我的师傅是君子铁剑郑緘，他是我爹的朋友。”

“郑緘？听说郑老头的剑法中规中矩的……怎么教出了你这么个疯丫头？”

“嘿嘿，我只在师父那里学了不到三年的剑。师父他的确很死板，脚步要多宽，手臂要抬多高，剑尖要指向哪里，眼睛要看到哪都要分毫不差，无聊死了，于是便自己乱练一气，没想到竟然打败了师父最得意的四师兄，师父为这个事情气得半死，把我赶下了山……后来，我就遇到了血刀。”

“这么说，你那骇人的砍杀，是模仿血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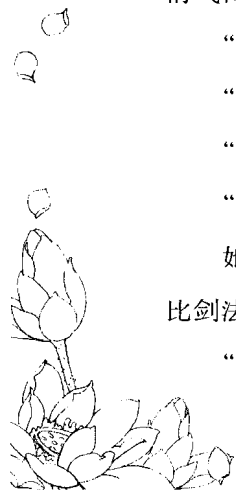
“是呀！”

“萧丫头，很有天分么。不过，你不该学他。”

“为什么？他的功夫不好么？”

她听见他在身后轻轻笑了：“若是比杀人，他的功夫自然是好的；但若是比剑法，就不好说了……”

“剑法不就是一种杀人的功夫么？若是剑法好，就可以杀人；剑法不好，



就被人杀。”

“杀人的功夫只是为了杀人而已，而剑法的目的却有很多种，比如说——征服。”

“征服？”

“对，很多时候不一定要杀，只要征服对方，就可以做到许多事情。”

他慢慢地说着，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以杀制杀与以暴制暴，并不是一回事。”

“可是血刀杀的每一个人都该死。”

“是。他们也许的确都该死，可是你杀的那些人却不一定都该死。”或许是因为吃力的缘故，他的声音很轻，却依然清晰地进入她的耳朵，“我说，你不该学他，是因为你学的是杀法，而不是剑法。剑法不是杀人的艺术，而是征服的艺术。”

“征服的艺术？”

“对，只从这一点来讲，你应该学的是严无谨，而不是血刀。”

听着严无谨煞有介事的论调，萧屏儿笑弯了眼睛，这个家伙，竟也会正经么？

“臭美！什么时候有空，就让我见识一下严大侠征服的艺术吧！”

“咳……好啊。”严无谨轻咳了一下，声音有点闷，“萧丫头。”

“干吗？”

“要记住我的话，成为一位名剑客的方法，不是杀死许多人，而是征服许多人。”

“知道了。”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严无谨用这样的态度和她说话。萧屏儿有些不自在，轻轻地调整了一下背负他的姿势。

严无谨低沉虚弱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徘徊，像是一个兄长语重心长的叮咛，带着点严肃的温柔。





萧屏儿定定地看住他，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声说话。

“萧丫头，你居然……打我的脸……”

甫从鬼地里拾回半条命，他的声音低沉虚弱如耳语。

“你……你……”

萧屏儿愣住。这个人，怎么连这种时候都是没正经的？

“谁、谁让你刚刚一直装死！”

“因为我想让你……往我的嘴里吹气……”

他的笑容单薄而苍白。

萧屏儿顿时脸红，抬起手，却怎么也不敢再伤他分毫。

“萧丫头……”

严无谨轻唤，声音越来越低。

“嗯？”

萧屏儿把头凑在他嘴边，想听清他的话。

“第一次，见你哭呢……”

他的声音如呓语般微弱，萧屏儿只听到一半，他便已昏睡过去。



月渐西沉，天空透着诡异的红光。

蛊毒娘子站在不远处一块大石上眺望远方，宽大的黑色袍子随着夜风微微飘动，单薄的身影有些孤独。

萧屏儿靠坐在一棵大树下，粗糙的树皮此刻正散发着白日里积攒的温度，温暖着她的背。

没有风，空气如凝固的温泉，温暖而滑腻。

严无谨枕在她的腿上，一张脸苍白如月。

一日一夜，那样短暂，没想到他们却已经历了生死，这片刻的宁静，竟



萧屏儿怒不可遏：“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将严无谨害死，于你又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多得不得了，”少年笑了起来，“我会成为十年来第一个打败严无谨的人，并且挫败了严无谨弑杀兄长的阴谋，从此扬名立万，名动江湖。”

“杀了我就会成名么？”他突然觉得很可笑，“谁这么告诉你的？”

“一个自称吕大公子的人。”

“他说你就相信？”

“我若取了你的人头，还会有一大笔钱……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我为什么不信？”

吕大公子，又是吕大公子！

从桃花镇到万剑山庄，这个吕大公子设了这么多的局，一环又一环，他这么急地置严无谨于死地，到底是为了什么？

见他们都不说话，少年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严无谨，你是和我比剑，还是想和你的女人一起回万剑山庄？”

“昨天留字条给我的，是你？”一直没有说话的倾倾突然出声，声音暗含薄怒。

“没错，是我。”黑衣少年冷笑，“吕大公子已经将万剑山庄的地图给我，我早就知道那个赵总管将你们关进剑庐是为了让你们逃走，所以才叫你来对付他们，我只要收尸就好，谁知道隔了一夜，你们竟然成了同伙。”

倾倾上前一步，肩膀因为愤怒而微微抖动，却被严无谨叫住：“倾倾，不要动。”

倾倾退了回来。

令人窒息的沉默。

这个少年，只是想让他，死在自己手里罢了。

“萧丫头，”严无谨突然开口，“扶我起来。”





萧屏儿走了过去，撑起他摇摇欲坠的身体，她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惨白的脸，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摄住了她的心。

她忍不住小声道：“不要再和他纠缠了，我们回万剑山庄，看他们能把我们怎样。”

严无谨对她微微一笑，转头对那少年道：“你应该清楚我的规矩。”

“当然清楚，我一直随身带着两把剑。接着！”话音未落，其中一把已横飞过来。

少年的眼睛亮了起来，里面闪着近乎狂热的光芒。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脸色因为紧张和兴奋而变得苍白。

萧屏儿伸手，截住了横飞而来的剑，执拗地握在手中不肯递给他。她张了张口，却没有发出声音，盈盈的眼定定地看着他，一脸的欲言又止。

严无谨看着她，已经失去颜色的脸温柔地凝出一个微笑。他看不清她眼中的湿润，却能感觉到，那紧握着手剑的手压抑了多少忧伤与恐惧。

伸手，他的手包住了她的，然后一点一点，温柔地，缓慢地，坚定地，掰开了她手指。

剑，已到了他的手中，再也不松开。

他伏身，侧头。

她以为他会吻她，可是没有。

他对她的好，对她的温柔，一直只维持在暧昧的边缘，让她爱，也让她恨。

他附在她的耳边，轻轻对她说：“萧丫头，记住，仔细看我的剑，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没等她回答，他便离开她的搀扶，向前方走去。

他，从不要她的回答。

黑衣少年看着眼前的男子一步步向自己走来，突然有一瞬间的失神。



以打败任何人，他相信他的剑如同相信他的信仰，可是如今，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玩偶，是剑尖的落叶——他的旋转、挣扎与反抗原来都如此可笑。

如此地，可笑。

少年低头沉默，毁剑，转身，幽灵般慢慢走远。

严无谨没有动。他用剑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任凭鲜血滴落，依旧昂扬挺立。血色青衣，墨黑长发，颀长的背影在晨曦中泛着微微的光。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萧屏儿看着他，流泪微笑。

她想抱紧他，哪怕强敌环伺，哪怕危机重重。她只怕下一刻，他就会死去。

这一刻，她只想抱住他，再也不松手。

“萧屏儿。”他突然开口，声音悠远平静。

萧屏儿心里一惊。

平时，他会懒懒地唤她“萧丫头”，调侃时，他会拖着长调喊她“萧女侠”。

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他叫她——萧屏儿。

“严……”

“萧屏儿，拿起你的修卢剑。”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

“做什么？”

有一阵冷风，吹进她的身体里。她的手，开始发抖。

“你跟着我，不就是为了要与我比剑么？”紧握着剑的手苍白到透明，他的手背上血水蜿蜒，“今天，一并解决吧。”

“你是疯了么？”萧屏儿跑到他面前，“你现在已经……”

“你想拖累我到什么时候？”严无谨突然打断她，灰蓝色的眼睛里竟有狠绝的肃杀。

她退后一步，再一步。泪水坠落至地上，碎裂成细小的露珠。

“我明白了……你想要我走，那我走便是，你又何苦……何苦……”